

饶宗颐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 目录学

饶宗颐^一

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十 目录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词集考	1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目录	291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
PDG



词集考

卷十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目录学

PDG

第 100 号

蘇子卿
船
PDF

目 录

赵序	5
吉川序	7
别集类	9
卷一 唐五代词集考	9
卷二 宋代词集解题	34
卷三 宋代词集解题	68
卷四 宋代词集解题	92
卷五 宋代词集解题	121
卷六 宋代词集解题	154
卷七 辽金元词集考	183
总集类	225
卷八	225
卷九	237
卷十	251
外编	266
卷十一 词评类	266
卷十二 词乐词韵类	278
后记	289

赵 序

短晷钱腾，宛春宜藹，人惟雅言，座移佳茗。辟世云乐，犹尚空山之足音；乘桴而南，未忘嶠谷之长律。饶子宗颐，惠然促客，侑我肴蒸，出其珠玉，所著《词籍考》若干卷，纷如亦衰如也。以喻鰕生，颇托同好。见闻踳踏，则记诵益转；搜讨汗漫，则校讎弥备。积岁累黍之劳，鐙窗无间；穷年排日之役，翰墨有灵。经师虽屏之为小道，词客辄窃比于知音。始治阳春，张吾宗之清事；终窥石室，网六州之前修。继兹而往，薄有所述，播诸澌甸，每自汗颜，披睹斯编，感不去手。试申惶引，容有当夫。兹编部居既严，蒐罗至当。沿流必溯其源，导长江于积石；探本兼寻其脉，汇九流为具区。题名陈晁，开珠尘兰畹之先；踵事李黄，负曲海词山之誉。云初有自，奕叶可征，目录之传，重在统绪。此其嘉惠士林者一也。中土幅员袤广，地望纷披。饮井水处，咸工崇安之丽辞；绣弓衣上，亦著宛陵之秀句。列邑萃其遗文，巴人珍其敝帚。衡官每通气类，薇省自集同声。扬葩氏族，或合三李于一堂；余韵燕支，竟掇众香于百衲。尤且朔北暨南，声教远播。岩疆泽藪，风颂攸同。重译充夫海外，扶桑亦绍弦歌；备礼比诸小邦，高丽犹存乐志。自非勤披珊网，安能陟兹昆岗。此又其嘉惠士林之一也。溯自乐府和鸣，清商促拍。中唐以降，词曲递承；五代迄今，筹桑屡易。风裁视时代为隆替，则尊古者嗜之如玄酒太羹；简册随兵燹以散佚，则考制者契想夫椎轮大辂。而况相公曲子，风焚红叶之章；邑尉方山，已失金荃之旧。然草堂四卷，升庵卒发之尘封；尊前一选，梧芳犹疑出手纂。凡兹若存若亡之作，容为垂断垂续之征。辑者市骏骨于金台，标芳型于梦弼。县目以待，存佚为心，泽古之功，尤不

可没。此嘉惠士林之盛业又其一也。至绣梓源于孟蜀，绵历在千载以前；传钞秘于莫高，缮写有数本之异。南唐十国，导以先河；天水一朝，张彼词圃。枣梨广被，间同集而异名；丹黄所加，或攻错而补夺。事汉家之师法，则旁谱勤求；珍宋槧为单传，则精思逸属。又或藁尘队简，中绝于百十年之间；沉井藏山，欣获于二三子之手。天府列诸奎壁，秘其流馨；藏家济以诡谋，流为嘉话。板本之学，固通于词林；讎勘之严，同功于管色。允当众篇毕举，庶隋珠与和璧争辉；片楮不遗，使杜库与陆厨竞爽。凡学人所艰致，惟斯集为独长。此尤嘉惠士林之盛且至者一也。夫词之为学，窥之则隐，穷之则深。昔人惑于名教之偏，徒以事功相许，著作虽夥，传布不遑，包举至繁，类别未审。饶子斯篇，不特涉堂庑之胜，抑且发岩穴之幽。以例相从，隶兹六属。孔门六艺，渊淳于覆载；吕氏六论，研讨夫天人。同符异代，由来远矣。尝试言之：其曰词集，则别行专著，倣落晚唐；景写覆瓿，盛于南宋。选辑以花间肇其始，丛刊以彊村殿其最。其曰词谱，则啸余以下，迄至碎金。淮海虽陋而犹存，宜兴特精而待补。其曰词韵，则蓁斐远出宋季，翠薇盛于道咸。李仲之作，原只郢书；赵谢诸家，姑存燕说。其曰词评，则解诗著匡鼎之名，玉林丹黄于氏籍之次；论文出刘勰以外，荅谿掇采于丛残之林。熏香摘艳，菊庄征其博识；童求蒙拾，渔洋扇其流风。新都矜博学为多能，人间昌词心之极至。其曰词史，则罗述师承，比渊源之有录；钩稽掌故，识体尚之所趋。自来学案之作，学以史传；年谱之行，史以学重。畴日凡儒冠独具之格，今兹则词海亦沿其波。而尤艰辛卓绝，迈越古人者，则曰词乐。存李赵之堕绪，传薪火于烬微；探海国之奇书，摹法乳于点滴。明镫曲苑，秘篋龙威。乐府混成，修内惊其辑逸；云谣杂曲，乐世复其和声。白石庶资以切磋，玉田可倚为指輶。是则新体宏宣，陈篇再出，阐述之劳，固不可废，而开先之导，尤属难能。景星庆云，问世始见，微言绝学，何幸以传者已。饶子素秉清芬，霜珠在握，含姿粹美，麝墨沾毫。拾虫鱼于文府，蠹简勿删；办豹鼠于兔园，囊萤是赖。一槎浮海，探二酉之名山；千卷随车，舒三余之长昼。更复颌获骊珠，裘工狐缀。肆情均令，视治词如治经；题辑歌章，由征今而征古。输万里十年之心力，奠一家绝学之磁基。好事者讶其专精，弄翰者绳其渊雅。矧在愚情，尤殷夙契。敢张名类之别，用申轩冕之言。传之其人，公诸于世，芸笈叶叶，自胜朱谢之遗篇；珠字行行，庶附马郑之通志。

丙申燕九节，武进赵尊岳序

吉川序

为哀录之业于清代，似莫盛于小长芦钓师。汉、魏以来，说经之书，汗牛充栋，乃录《经义考》。虞山蒙叟，采列朝之诗，不无偏颇，乃录《明诗综》三千四百余家。而学者或议其钩而未沉。翁覃谿云，竹垞《经义考》，纲领节次，详整有要，为功于经学非细。顾所载序跋，多删去其末行年月，致使作者先后，无所按据，翁著其言于《复古斋文集》，至于再四。何义门云，竹垞先生《明诗综》，去取几于无目，二十年来所敬爱之人，一见此书，不觉兴尽。义门为虞山之徒，言有所激，然不尽门户之见也。至于《词综》，尤为钓师经意之作，承词学久晦之后，以兴衰自任，且始用心于南宋，梳姜、史之细腻，栴二窗之密勿，使人知《花》、《草》之外，又复有词。幸次郎少年读词，亦津逮于此。而觉其发明，有所未尽，盖其时限之，得失之故，颇难言也。虽然，幸次郎不读词者久矣。始谓纳兰成德亦外国人也，何必废然返。而才力所限，竟自废然，弃之者几三十年。今获读饶固庵教授《词籍考》，而叹息焉。教授之书，以考为名，犹谢氏之《小学》，近人之《许学》、《老子》，体裁有承乎钓师，而非勤勤录序跋，如吏胥之写官牒已也。有疏证，有品隲，考词人之生平，叙词流之升降，字句异同，亦举其要，词之史、之话、之平议寓焉。盖乾、嘉以还，词学极明，与经史之学，分镳争驰，教授尽平生之心力，集大成于此。至于甄录板本，言之盘盘，尤非钓师之所梦想。顺、康之世，渔洋不知《山谷精华录》之伪，其余可知。今则词山曲海，源流粲然，教授掩而有之也。幸次郎昔亦治目录之业矣，而厌之，以类贾人之簿录者多，能为读书者目如宋之晁、陈者寡也。今教授之书，诚可谓读书者之目，自此

以后，读词者必发轫于此，犹三十年前幸次郎之读词，发轫于钓师之《词综》也。其难其易，岂可同日语哉。昔人辄谓古今人不相及，自严氏《天演》之译出，人皆知其不然。力今而胜古，日进无疆，教授有焉。

辛丑立春日，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吉川幸次郎谨序



别集类

卷一 唐五代词集考

唐 金荃词 温庭筠撰

庭筠（或作廷筠、庭云），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人。累举不第，尝贬隋县尉及方城尉。咸通七年（866）为国子助教。（《全唐文》七六八有咸通七年十月试官温庭筠榜）才思绮丽，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精音律，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事迹详《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温大雅传》、《唐才子传》、夏承焘著《温飞卿系年》。

庭筠所著多佚，见于《唐书·艺文志》别集类者，有“《握兰集》三卷，

又《金荃集》十卷、《诗集》五卷、《汉南真稿》十卷”。《郡斋读书志》别集类（中），止著录“《金荃集》七卷外集一卷”。《直斋书录解題》诗集类（上），则著录“《温飞卿集》七卷”（明弘治刊本卷数同）。按欧阳炯《花间集序》云：“近代温飞卿复有《金荃集》。”此为五代时记唐词之彰明较著者，与旧志之诗词莫辨者不同。又有温飞卿《金奁集》传本，乃总集，所收温词，除《花间集》载六十六首外，余为韦庄及他人之词。康熙三十六年顾嗣立《跋飞卿集笺注》云：“今所见宋刻，止《金荃集》七卷，别集一卷，《金荃词》一卷。”是顾氏所见，比《读书志》多《金荃词》一卷，未知与《花间集序》之《金荃集》同异如何。郑文焯《温飞卿词集考》云：“《花间集序》称飞卿复有《金荃集》，其书所收六十六首，或即出于原集之末卷，学者得此，无俟他求。”（晁《志》、《唐书》、顾《跋》及景南宋本《花间集序》，“荃”字皆从竹。《庄子》“得鱼忘筌”，《释文》“字亦作荃”，是筌、荃字通。）

法京敦煌卷列伯希和目三九九四为一折叶，双面书写，其第二首“金鸭香，红鴈泪”，讫“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已见《金荃集》。知温氏此阙久为人所传诵。陆游《渭南文集》一四徐大用《乐府序》及卷二七《跋金奁集》，并称飞卿《南乡子》八阙，高胜不减刘梦得《竹枝》。而温词见于《花间》、《尊前》、《金奁》者，皆无《南乡子》，放翁殆沿旧题，以总集之《金奁》为温作也。

宋刊《金荃词》一卷，附“《金荃集》七卷《别集》一卷”之后，此本仅见顾嗣立《跋》文。按毛晋刊《金荃集跋》云：“仅见宋刻《金荃集》七卷《别集》一卷，参之迩来分体本子，略有不同。其小词亦名《金荃集》，尚容嗣铸。”知小词乃在宋刻之外；张金吾《藏书志》称：“曾假钱遵王抄宋本勘过之本校汲古刊本，卷同晁《志》。”知钱抄宋本亦无《金荃词》；故《四库提要》引及顾氏《跋》文，直删其“《金荃词》一卷”之句。章钰校证《读书敏求记》，谓顾笺与钱记本同，尚未辨其是否另有《金荃词》也。项廷纪有“读《金荃词》题后《采桑子》”，似见其本矣；然其友吴子律（项氏有《征招》悼子律）著《莲子居词话》，以顾氏不并传所见宋板《金荃词》为可惜；则《金荃词》者，吴、项诸词人并未之见，故项氏之题后，殆泛称飞卿词阙耳。顾《跋》所谓宋刻，岂钱抄外另一宋本欤？（明曾益合飞卿诗为四卷，名《八叉集》，即顾笺底本，与词无涉。）

华纲《唐宋词钞》本。

何梦华钞本（丁氏八千卷楼藏），又补遗一卷。

王国维辑《唐五代二十一家》词之《金荃词》一卷，共七十首，收《花

间》六十六首，《草堂》、《尊前》各一首，《诗集》二首。有民国十七年《王忠愍全书》本、民国二十一年六艺书局印本。^①

唐范摅《云溪友议》云：“裴郎中诚、举子温岐，好作歌曲，二人又为新添声《杨柳枝》词，饮筵竞唱其词而打令也。有周德华者，乃刘采春女，虽《罗唳》之歌不及其母，而《杨柳枝》词，采春难及。温、裴所称歌曲，请德华一陈音韵；以为浮艳之美，终不取焉，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咏。（以下列举所唱滕迈、贺知章等七言四句《杨柳词》从略）”又云：“裴君《南歌子》词云：不是厨中串，争知炙里心。井边银钏落，展转恨还深。”（下列两首，同为五言四句。）按温庭筠《诗集》六《开成末书怀百韵》原注云“予去秋试京兆，荐名居其副”，知温、裴同作歌曲，乃开成间在京兆事。温之《南歌子》见《花间集》者七首，皆五言四句之后增三字，殆逐弦吹之音时，于送声中填入三字也；而其友裴诚所作，尚沿旧不加字句，疑开成间随乐音增加文句之风，尚非盛行。（如《泛龙舟》曲，隋炀帝作七言八句，任二北《敦煌曲校录》有一首，七言八句下加三言两句，亦同此例。）在《金荃集》以前，歌词之概况如次：

《旧唐书·音乐志》三云：“（开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韦缙等铨叙前后所用乐章为五卷，时太常旧相传有宫、商、角、徵、羽燕乐五调歌词各一卷，皆近代词人杂诗；至缙又令太乐令孙玄成更加整比为七卷。又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孙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传谓为法曲。”据上述，如燕乐五卷之歌，传至开元之季仍是杂诗；孙玄成整比之法曲七卷，其工人所不能通者，殆非中国歌文也，换言之，止是乐谱。（《梦溪笔谈》：“今蒲中逍遥楼楣上，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字训不通。”殆与此相类，如敦煌之琵琶谱然。）前此中宗时，有李景伯、沈佺期等之《回波乐》，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〇）入近代曲辞，止是六言四句。开元中，张说歌词见于本集（卷一〇）者，有《踏歌词》、《苏幕遮》、《破阵乐词》、《舞马词》等，或为七言四句，或为六言八句及四句；《全唐诗》及康熙《词谱》指《舞马诗》所注“圣代升平乐”、“四海和平”为“和声”。又称为大历十才子之卢纶撰《天长地久词》，前三首为五言四句，其“和”为“天长久，

① 刘昫：《旧唐书》一九〇《文苑》下；宋祁：《新唐书》九一附传；辛文房：《唐才子传》八；陆游：《渭南文集》二七；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记》二九；郑文焯：《温飞卿词集考》（见《词学季刊》一卷三号）；《四库提要》一五一“温飞卿集笺注”条；章钰补辑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四之中；项廷纪：《忆云词二稿·采桑子》、《丙稿·征招》；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飞卿《菩萨蛮》二十首”条；刘毓松：《通义堂集》一三《李太白温飞卿精于词律说》；顾学颜：《新旧唐书温庭筠传订补》。

万年昌”（《乐府诗集》八二、《全唐诗》乐府一二及卷一〇卢纶诗三并同。日本五弦琵琶谱中有“天长久”、“三台”等曲名）。按《乐府诗集》之“相和歌辞”、“清商曲辞”，多并载其“和声”及“送声”，张说、卢纶等之“和声”，仍沿六朝乐府之例也。又后人目为《谪仙怨》之刘长卿六言八句，在《刘随州集》卷八止以诗之本事为题，附录严维酬答二首，并同此例。又《乐府诗集》卷八〇近代曲辞之《盖罗缝》（疑即《教坊记》之《合罗缝》）、《婆罗门》，所录歌词，乃王昌龄之“秦时明月”及李益之“回乐峰前”二首，在作者言，自是“出塞”“受降城闻笛”之七言绝句耳；而《乐府诗集》乃以音乐命题，且不署主名，即《唐诗纪事》所谓“其受降闻笛诗，教坊乐人取为声乐曲度曲”也。又《乐府诗集》卷七九近代曲词中，有《水调歌》，起“第一”至“第五”，接续者为“入破第一”至“第六彻”，前后共十一叠，其“第五”及“第六彻”为五言四句，余皆七言四句，而“入破第二”，乃杜甫《逢李龟年绝句》也。又有《陆州歌》，起“第一”至“第四”；其第一首乃王维《终南山》五言律体之下四句也。又有《伊州歌》，起“第一”至“第五”，续之者为“入破第一”至“第五”，而歌之第三首，则沈佺期五言律体杂诗之上半也。又有《凉州歌》，其解题云：“《凉州》，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至贞元初，康昆仑翻入琵琶。”此歌起“第一”至“第三”，续之者为“排遍第一”“第二”，而“第三”首“开箆泪沾臆”四句，则高适五言古体《哭梁少府》之起段，即旗亭画壁时所唱四句也；知贞元初琵琶名手康昆仑奏技时，尚无逐弦音为之撰新辞者。（上引《水调》、《陆州》、《伊州》、《凉州》，又见康熙《词谱》卷四〇。）凡此割裂五七言诗，杂乱凑成而文义并不连贯之歌辞，与汉、魏乐府之任由伶工割裂者何异。元稹《乐府古题序》所谓：“由乐以定词”，“选词以配乐”，“遇兴纪题，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皆就元和、长庆及其以前之歌与诗立论，然所指之歌，乃乐府之新旧题，尚未涉及后来之词也。陈旸《乐书》云：“唐末，俗乐盛传民间，然篇无定句，句无定字，……故止于五代，百氏所记，但志其名，无复记辞，以其意衰言慢，无取苟耳。”此言长短句未定型前，其歌辞之“总杂”如此。

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上载“平林漠漠”一首，谓魏道辅（泰）见于鼎州沧水驿楼，不知何人所作。后得古集（影黄尧圃藏宋槧作《古集》，他书引作《古风集》）于长沙曾子宣（布）家，乃知李白所撰。按王琦注《太白集》，谓古本无《菩萨蛮》、《忆秦娥》二首，萧注本乃有之。又黄花庵谓唐吕鹏《遏云集》载李白应制词；如白有此词，鹏应早已收录，何待惯于作伪之魏道辅始见之？李之仪已有《忆秦娥》用太白韵。则北宋人已认此词出于李白手。

然《花间集》欧阳炯《序》云：“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不云有《菩萨蛮》也。沈括所见小曲，以张泌之“咸阳沽酒宝钗空”混为白作；黄花庵亦疑《遏云集》应制词后二首非白作；知唐、宋间所传太白歌词，原属混乱。故《乐府诗集》止收其《清平调》三章，而不收其《菩萨蛮》、《忆秦娥》二词，刘后村亦称此二首为唐词，而不目为白作。近人断断于《教坊记》之有《菩萨蛮》曲：不知曲调与填词，并非同为一事。如《教坊记》有《胡渭州》曲名，而《乐府诗集》卷八〇之《胡渭州》二首，乃晚唐张祜之七言与五言绝句耳。而《忆秦娥》之名，且非《教坊记》所有也。以《乐府诗集》之近代曲辞及开元太乐令所编杂诗推之，太白当无此作。且作者风格、诗词大体相同，如秦少游之诗，同人笑其入小石调，姜白石之诗与词，同其峭拔，而《菩萨蛮》、《忆秦娥》之神理沉郁（参《莲子居词话》卷一及近人屡经援引或翻驳之胡应麟说），则与太白歌行之豪放不类。（《尊前集》载李白词，无《忆秦娥》，其《菩萨蛮》三首，前一首为韦庄词，后一首尘下不堪，并不足辨。）

罗振玉藏《春秋后语》，为作《背记》，以木笔书之。末有词三首，一为《菩萨蛮》。《菩萨蛮》此殆因宣宗所喜，令狐绹著温飞卿密进之。是卷“背记”内有咸通皇帝判官王文珣语，或书于咸通间，去大中不过数载耳，是则写本有关于词史者，故特记之。^①

沈括《梦溪笔谈》云：“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中之中缠声，亦其遗法。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正（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唐会要》卷三三“惠昭太子庙乐章六”，注“王涯等共撰”，乃雅乐，似非沈括所指。《宋史·艺文志》“王涯翰林歌词一卷”，内容未详。《乐府诗集》所收涯诗，多讹作王维。）此就形成长短句之朔言之，李之仪、王灼、胡仔、陆游、朱熹等所论正同，此外宋人亦别无异说，李之仪且谓以《花间集》所载为宗也。然在贞元（785—804）前后，尚有撰作可记者，条列如下：

（一）张志和词 志和，字子同，金华人。父游朝著《南华象罔说》。年

① 范摅：《云溪友议》下“温、裴融”条；《泛龙舟》见《乐府诗集》四七及《敦煌曲校录》，85页；沈括：《梦溪笔谈》五“霓裳羽衣”条；《乐府诗集》、《张说之集》、《刘随州集》各卷数，并据《四部丛刊》本；计敏夫：《唐诗纪事》三〇“李益”条；《元氏长庆集》二三；陈旸：《乐书》卷一五七；刘克庄：《后村大全集》九九《跋刘叔安词》；王鸣盛：《蛾术编》七七《温飞卿新添声杨柳枝》；王国维：唐写本《春秋后语卷背记跋》。

十六游太学，以明经擢第，肃宗令待诏翰林，寻贬南浦尉，自称烟波钓徒，又号玄真子。志和述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五卦，以无为宗。《颜鲁公文集》九有《玄真子张志和碑》，谓大历九年（774）秋，讯真卿于湖州，赠以舴艋；释皎然有歌落之。李德裕《文集》别集七有长庆三年撰《玄真子渔歌记》，略谓“宪宗写真求访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今乃获之”。（向子諲云“《渔父词》，张志和之兄松龄所作也，有招玄真子归隐之意。”以为松龄所作。）明刊本记后载《渔歌》五首，畿辅丛书本删之，殆以混附和章也。（吴师道《敬乡录》亦载五首，然如青草、巴陵之语，非玄真足迹所及。）《直斋书录解題》一五载“《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一卷”，注云：“玄真子《渔歌》，世止传诵其‘西塞山前’一章而已。尝得其一时倡和诸贤之辞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赋，通为若干章，因以颜鲁公碑述、《唐书》本传，以至近世用其词入乐府者，集为一编。”《西吴记》谓递相唱和者，为刺史颜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清道光间，黄本骥重编《颜鲁公集》，所采逸诗存目，有和玄真子《渔父词》，注云：“公与陆、徐、李，共二十五首。”而宋高宗《和渔父词序》云：“绍兴元年七月，余至会稽，览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用其韵。”故曹元忠《跋金奁集》，谓：黄庭坚所见本《渔父》十五首已题张志和，高宗又从而和之，则《金奁集》之题张志和，实出宋本，宋贤不尚考据；明吴讷编《四朝名贤词》即用其本云。要之，宋人所谓唐自中叶以后，渐变成长短句之说，以张志和《渔歌》及诸贤递和者皆破七绝第三句为两句，乃其最显著之例。皎然《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云：“……手援毫，足蹈节，披缣洒墨称丽绝。石文乱点急管催，云态徐挥慢歌发。”知志和本自能歌，故《渔歌》虽乐已失传，而当时之可以合乐，亦意中事也。山谷《鹧鸪天》小序云：“表弟李如篴云：‘玄真子渔父语，以《鹧鸪天》歌之，极入律。’”可为左证。日本五十岚力著《平安朝文学史》，称弘仁、天长为汉文学全盛期中之全盛期。弘仁为嵯峨天皇年号（起唐宪宗元和五年即810年—唐穆宗长庆三年即823年）。嵯峨撰《渔歌》五首，同时奉和者有公主二首、滋贞主（或作滋野贞主）五首，体制与张志和“西塞山前”相同。志和原作，殆由空海携归（当唐宪宗元和元年即806年），距志和受鲁公舴艋时约三十年耳，而东方唱和者皆五首，殆携归者为张、颜、陆、徐、李之作也。嵯峨等唱和载《经国集》卷一四，其第一首云：“江水渡头柳乱丝。渔翁上船烟景迟。乘春兴，无厌时。求鱼不得带风吹。”

（二）韦应物 应物，京兆长安人。天宝时为三卫，大历时除栎阳令，建中二年出为滁州刺史，改江州，又改左司郎中，贞元初又守苏州。宋嘉祐